

小诗运动及其他：周作人与谢冰心

小川，利康
早稲田大学

<https://hdl.handle.net/2324/1913921>

出版情報：「『春水』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周作人、冰心、濱一衛」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2，pp.21-27，2018-02-06。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新資料発見に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小诗运动及其他

——周作人与谢冰心

早稻田大学 小川 利康

1. 回顾：《春水》手稿之缘

一九三四年七月、周作人携妻重访久违之日本东京。

逗留期间，周作人作为文坛名人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款待。据松枝茂夫的回忆，他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联欢会，初次见到周作人*1。除了联欢会之外，他还接受不少采访以及约稿，据我查到的有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时事新报以及种种杂志上刊登了记事、采访*2。其中有日本《改造》杂志的采访。先摘引《改造》的采访录《闲话日本文学》：

俳句之于中国的诗，虽稍有影响之处，可是诗的改革运动并未成功。虽说有小诗这样的名称，可是无论如何诗若无韵，感动是引不起来的。或者无韵是对的也未可知，但于今还总是不行，所谓小诗运动也曾有过，结局是失败了。但，这个运动虽然是失败了，影响则像是还残留着。即如，遇到表现事象的时候，俳句式的把握之方法仍在应用着。

*3

采访文章不是周作人自己写的，会有不正确的地方。但在此所谓小诗似乎可看做一九二一年开始的小诗运动。对小诗运动的历史上的评价，朱自清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得深得要领。

*1 拙编《周作人·松枝茂夫往来書簡 戦前篇(1)》(《文化論集》第三〇号、早稻田商学同攻会二〇〇七年) 19360309M书信。

*2 《朝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报道周作人抵达日本，之后八月二十日报道岛崎藤村款待周作人(附图)。《读卖新闻》则七月二十六日刊登采访周作人的专文，题为《现代支那文学を語る》(《谈谈现代支那文学》)，附图为穿着日式浴衣的周作人。八月二日又有一篇则报道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宴会，佐藤春夫、竹内好等人参加。《読売新聞》地采访专文还转载于《支那》(一九三四年九月号，东亚同文会)。此外还有采访专文《日本文学を語る》(谈谈日本文学)(《改造》一九三四年九月号，改造社)，井上红梅的采访专文《周作人氏に聞く》(探访周作人)(日本《文芸》第二卷九号、改造社一九三四年九月)，《文学评论》(一九三四年一〇月号)刊登藤森成吉款待周作人的记事(附图)，《心の花》(第三八卷第十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刊登佐佐木信纲款待周作人的记事(附图并周作人挥毫落纸)。

*3 初次发表于日本《改造》一九三四年九月号(日本东京：改造社)，译文刊登于《国闻周报》十一卷三十八期(梁緹武译，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刊)。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六卷第三七八页。

周启明氏民十翻译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说这种体裁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是真实简练的诗。到处作者甚众。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余味。……民十二宗白华诗的流云小诗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4}

朱自清当年一九二二年创办《诗》的成员之一，可以说亲眼看到小诗运动的全过程。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路程时，他也写新诗，部分作品收录于《雪朝》。但他出版《踪迹》（一九二四年）之后，逐渐走出诗坛，成为抒情散文的名手了。此段描述可谓知人知情之言。据朱自清的看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只图容易而失去简练含蓄的余味。而周作人则认为中国诗歌还是需要韵律，小诗失败之因即在于无韵，两者之间看法并不一致的。

周作人在《谈现代“支那”文学》里也提出韵律的问题。（此文为了保留历史原貌，保留原貌的词汇加以括号（“”）以示区别，原文里都没有括号。以下同）

在“支那”，诗歌方面，汉诗成为杰出的典型，用白话做新型的诗很困难。日本新体诗很成功。日本诗歌虽有押韵，但用口语押韵难免太单调。新诗该采用如何诗体，这儿也有现代“支那”文学面对的困惑，虽有很好的散文诗，不能承认它为诗歌，作为诗人成功的现代作家很少的。^{*5}

在此他比较中日两国诗歌，讲出他内心的困惑。在谈用白话做新型的诗的困难之际，在他念头浮现上来的还是小时运动吧。日本文学从明治维新以来，从汉诗脱胎，改用日语文言把西洋诗翻译成新体诗，再从文言的新体诗发展为口语自由诗。短歌俳句则仍保持传统韵律，却进口语词汇，面貌焕然一新。此次访日之际，周作人应邀访问过倡导明治时期短歌改革运动的佐佐木信纲的竹柏会。这一访问表示着他仍然很关注日本定型诗的发展。上面的所说口语押韵似指闻一多等人尝试过的白话格律诗，但他认为难免太单调，不承认豆腐干式的格律诗，与日本现代诗对比起来认为中国口语自由诗尚未十分成功，表示不满。或许因为对小诗运动的会议盘旋在他脑海里，在接受井上红梅的探访时，讲到冰心的名字。

问：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很多罢？

答：不，不多。只来大学听课的有不少，但关系真正好的只有两三个。现在在清华

^{*4}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八集（影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四页。

^{*5} 日本《支那》一九三四年九月号。中文据著者自译。

大学任教授的俞平伯。此人是俞曲园的曾孙，作为研究“支那”文学家成一家，偶写评论。作家则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6}

在此提到的冯文炳（废名）、俞平伯是所谓周门四大弟子，被广泛的认为是周作人的好朋友。但谢冰心曾在燕京大学做过周作人的学生这一往事不尽是人人所知的。

去年中里见敬教授立大功，发现九州大学图书馆滨文库拥有一本冰心《春水》手稿。中里见教授主要依据一九三九年的周作人日记里，证实当年周作人整理故纸之际，觅出《春水》手稿，把装订好的手稿作为礼物赠送给滨一卫^{*7}。《春水》手稿本的来去龙脉令人想起周作人与谢冰心的神奇缘分。笔者至今写过几篇周作人所提倡的小诗运动的论文，但没写到与谢冰心的关系。希望借此机会探讨一下周作人与谢冰心的关系^{*8}。

2. 初逢：燕京大学的成立

周作人与燕京大学之关系，自从应燕京大学文学会的邀请去做一次演讲开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周作人在燕大做演讲，题为《圣书与中国文学》。当时邀请他的是在燕大读书的瞿世英（菊农，一九〇〇—一九七六年）^{*9}。瞿世英是在五四运动学潮中当为学生联合会代表，与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结识，共鸣周作人所介绍的新村运动，办刊《人道》杂志之外，还在学校里担任《燕大季刊》主任的职务。《燕大季刊》的编辑工作主要由燕京大学文学会的成员来承担，组织运营似乎都一块儿的。再据《冰心年谱》，谢冰心也自从一九二〇年五月起参与《燕大季刊》，从秋天开始担任副主任的职务。所以周作人来演讲时，冰心也应该作为副主任参与此次演讲会了^{*10}。

燕京大学当时刚成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汇文大学这三所教会学校合起来办的。中国杭州出生的美国人司徒雷登任第一任校长。瞿世英来自汇文大学，谢冰心则

^{*6} 井上红梅的采访专文《周作人氏に聞く》（探访周作人）（日本《文芸》第二卷九号、改造社一九三四年九月）。此据著者自译。摘译有《周作人与日记者谈话摘录》（《文学》第三卷三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刊）收入於《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六卷第三七三页。

^{*7} 中里見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学：周豊一の回想録による新事実》（《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2014/2015），中里見敬《新公開の劉承幹と周作人の日記に見える濱一衛：兼ねて濱文庫所蔵《春水》手稿本を論ず》（《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2016/2017）、中里見敬《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〇一七年第六期）。

^{*8} 有关小诗运动的拙稿有如下：《周作人と清華園の詩人達——“小詩”ブームの波紋》（《文化論集》第二〇号、商学部同攻会二〇〇二年三月）、《周作人与小诗运动》（《現代中文学刊》二〇一六年第四期、二〇一六年八月）、《文白の間——小詩運動を手がかりに》（《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稲畑教授退休記念論集）》，東方書店二〇一八年三月刊行予定）。

^{*9} 周作人《许地山旧话》（香港《新晚报》一九六三年九月二九日）、《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十四卷一一五页。

^{*10} 卓如《冰心年谱》（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九二〇年五月二一日，二六页。

来自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分别编入燕京大学，一九二〇年那会儿应该是彼此刚认识的。尽管如此，谢冰心加入伊始，就在《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奋笔写下了散文诗、小说、杂感等三篇，还和瞿世英共同编写了《北京社会的调查》这个提要，可见她对《燕大季刊》的贡献实在很大。而且与瞿世英的关系也相当融洽。如此看来，周作人演讲虽然不是她亲自计划的，但作为副主任，出席演讲会是不容置疑的。演讲之前，陪瞿世英迎上前去向周作人致问候，聊几句话也有可能吧。如此看来，谢冰心初次认识周作人的时期应该比我们想象的早一些，应该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这时候吧。后来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之际，谢冰心也成为会员了。这一事实也表示周作人、瞿世英等人对她已经有认可的。

周作人在燕大做演讲后，燕大邀请他做国文系教授。为他做中介的是胡适。燕京大学希望“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先邀请胡适，胡适婉言谢绝，推荐周作人去做^{*11}。因为胡适认为“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12}。

燕大招聘一事，后来因为周作人发肋膜炎病卧了半年，只好取消了。到了一九二二年三月重谈一番，总算决定于七月起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兼职）副教授。

据周作人日记，上任之前，六月三日在燕大与学生们见面。谢冰心先在理化预科学习，但一九二一年起转入文学本科，在国文系学习^{*13}。那天谢冰心也该见到周作人。

周作人本来应燕大文学会之邀，约好当月十六日做演讲。这会儿瞿世英业已大学毕业，谢冰心当上文学会会长了。按理说委托周作人做演讲的该是谢冰心^{*14}。按时间的顺序，六月三日见到周作人时委托他的。据周作人日记，演讲稿七日晚上起稿，十三日已经完成了。但演讲的那天，“晚本约为燕大文学会讲演，因不适，辞之”，没能去成。周作人几乎每月总有几次由于身体不适休息的。此次也以身体不适为由，演讲会当天取消了。演讲稿则以《论小诗》为题在《晨报副镌》（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上发表了。文章开头写道：“为燕京大学文学会作，本拟于六月十六日去讲演，因临时生病中止，便在这里发表了，附志一语以谢文学会诸君”^{*15}。

从此可知，首次演讲会一九二〇年由瞿世英办的，此次谢冰心作为代表邀请周作人做演讲，却因病取消了。如此繁琐的考证的是因为这篇《论小诗》是周作人唯一具体评论的文章。据此我们已经明白：这篇文章是应谢冰心本人的委托准备的演讲稿，而且周作人也准备在讲

*11 《1 1 2.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一二四页。

*12 《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二七五页、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

*13 《冰心年谱》一九二一年七月，三三页。

*14 《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〇〇〇页、萩野脩二《谢冰心的研究》（朋友书店二〇〇九年）三〇四页注记(21)。

*15 《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台上面对谢冰心本人讲的。文本自然对任何人开放的存在，但听众的存在一定会影响演讲稿的内容吧。我认为这篇《论小诗》企图讲给谢冰心的文章的。

3. 温馨：《论小诗》里的指点

在《论小诗》，周作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小时的概念。周作人以往也使用过小诗这个称呼，但在此第一次依据石川啄木《歌的种种》（《歌のいろいろ》原著一九一〇年）说明小诗的特征。他说：

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充满着没有这样迫切而也一样的真实的感情。……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他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16

文中右括号的部分是引自石川啄木《歌的种种》的部分。此处已在拙论探讨过，不能详尽展开，但石川啄木认为如果要赤裸裸地把现实日常生活的片断描绘出来的话，短歌这个诗型最为合适。周作人把石川啄木的诗论引进中国小诗里去了。

毋庸说日本短歌的方法论与谢冰心的小诗互不相容的。周作人则面对一个挑战：即如何用自己的小诗理论来评价《春水》这个问题。谢冰心的《春水》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连载，至六月底为止，几乎天天有连载的。《论小诗》则在同一个版面刊登的。何况本来预备在谢冰心面前做演讲，总该有起码的评论。

所以周作人在《论小诗》里先谈到泰戈尔的诗，说明日本的小诗与印度的有不同特征，不同特征的小诗导致中国发生不同特征的小诗。然后为了说明两种不同特征，介绍日本与印度的短诗，认为“（日本的俳句短歌）在中国新诗上他也略有影响，但是与印度的不同，因为其态度是现世的”。周作人列举泰戈尔和与谢野晶子的短诗。

流水唱道，“我唱我的歌，那时我得我得自由” *17

原文：THE waterfall sings, “I find my song, when I find my freedom”.

（泰戈尔《迷途的鸟》Stray Birds）

*16 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镌》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五五三、五五四页。《周作人散文全集》以为衍字，把初出文本的“刹那刹那”擅改“刹那”。此系石川啄木的原文“刹那々々”之直译，应予以保留。

*17 周作人《论小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五五六页、泰戈尔的译文为王靖君所译，但不知何据。英文原文据 Rabīndranāth Tagore, *Stray Birds*,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1919, P.10(No.36), 日译据内山真理子《迷い鳥たち》（未知谷二〇〇八年）第十五页。

拿了咒诅的歌稿，按住了黑色的胡蝶。

原文：のろひ歌かきかさねたる^{ほご}反古とりて黒き胡蝶をおさへぬるかな

（与谢野晶子《乱发》みだれ髪）*18

列举两首诗歌，周作人表示“从此可知两者的差异。从而受到影响的中国小诗也自然分出了两种不同流派了。”具体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得从前后文脉找到线索。先可以从“（日本短诗的）态度是现世的”可以入手。在泰戈尔的诗里，把瀑布（waterfall）的声音喻为唱歌，从滑落的水流看出自由。但描绘的情景不能算是实际的风景，而是想象中的理想的存在。与此相比，与谢野晶子的短歌里有实在的生活感受。厌倦于每天的生活，把自己的厌恶感拉杂写出来的“咒诅的歌稿”也丰有实在的质感，让读者感到现实感。“黑色的蝴蝶”似乎象征着少女心里压抑着的黝黑情感，但在同时令人感到用纸头被压扁的蝴蝶的质感。总体说来，与泰戈尔诗歌之轻纤透明的感觉相比呈现鲜明的对照。

周作人就从与谢野晶子所展现的情感的分量与含蓄之深度找到小诗将要迈进的方向，总结如下：

这几种的区别，短歌大抵是长于抒情，俳句是即景寄情，小呗也以写情为主而更为质朴，至于简洁含蓄则为一切的共同点。从这里看来，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小诗了。*19

尽管如此，他并不否定受到泰戈尔影响的谢冰心，如下给予好意的评价：

冰心女士的《繁星》，自己说明是受泰谷尔影响的，其中如六六及七四这两首云：

深林里的黄昏/ 是第一次么？/ 又好似是几时经历过

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整的言语中，/吐出最完整的诗句。

可以算是代表的著作，其后辗转模仿的很多，现在都无须列举了。*20

从这个评语可以看出谢冰心的如下特征：“深林里的黄昏”，“婴儿/是伟大的诗人”这些诗句都不是实在的情景。以周作人的理念来说，小诗应该像日本俳句短歌那样追求“即景寄情”，但

*18 周作人《论小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五五六页。日文原文据与谢野晶子《みだれ髪》（一九〇〇年）、《鉄幹晶子全集》（勉誠出版二〇〇二年）第二卷第九二页（一一九）。

*19 周作人《论小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五五六页。

*20 周作人《论小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五五六、五五七页。

谢冰心的小诗也还是没有现实性。所以周作人不从这个观点评价，只点出泰戈尔的共同性。

总体说来评价不是很高，但周作人评论谢冰心之后，对俞平伯《南宋六陵》（《忆游杂诗》之一首）、汪静之《湖畔》进行评论，分别指出特征以及毛病。评论方式类似于教师评论学生作业的态度。最后总结说：“我平常主张对于无论什么流派，都可以受影响，且然不可模仿；因此我于这小诗的兴起，是很赞成，而且很有兴趣的看着他的生长。”这个口吻真像老师的。这样周作为年轻诗人们进行理论指点的同时，对小诗的发展寄予很大的期待的。这份热情持续到一九三四年，才因为如此表示：谢冰心是自己的得意门生。

4. 尾声：岁月不老，友谊长存

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谢冰心顺利在母校当教授，之后一九三三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授。从这段履历也可以看出与周作人的师生关系。周作人一九二二年任燕大兼职教授以来，直至一九三九年遭到暗杀未遂事件为止，从不离开燕大。此间周作人热情参与《燕大周刊》，支持学生的文艺活动，即此一事，可知他对燕大的热情^{*21}。如此看来，谢冰心回国后任燕大教授一事也少不了周作人的同意的。之后任职的清华大学国文系里有朱自清（一九二五年任职），俞平伯（一九三二年任职）。他们都是办刊《诗》（一九二二年）的老朋友，又是周作人的弟子们，关系更是密切的^{*22}。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看出谢冰心和她丈夫吴文藻与周作人的交流。可以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迫使谢冰心离开北京之前，他们一直是苦雨斋的常客。这份友谊一直到晚年也刻骨铭心的。

2017年12月30日初稿

^{*21} 王翠艳《周作人与《燕大周刊》》（《鲁迅研究月刊》二〇一五年第十期）。

^{*22} 《俞平伯全集》第十卷附录《俞平伯年谱》。朱自清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大学，俞平伯则一九二五年任讲师，一九三二年晋升为教授，第二年谢冰心转任至清华大学教授。